

袁簡齋尺牘

四

袁簡齋尺牘卷八

錢塘袁枚撰

戲答慶都統

來札念我今歲有秋。可免飢寒等語。具見相愛之深。惟札尾有荷包業已製就。專等詩來再寄之言。則山人不以爲然。夫周鄭交質。衰世之文也。朋友先施。聖人之訓也。世兄不法聖人。而學衰世何耶。若寄一荷包。必索一詩。倘寄一冠一靴。必索一賦。再如四世兄之寄我一袍一褂。必索我萬言書矣。徵求無已。山人比受飢寒更苦矣。昔淳于髡笑以一盂飯。一鮒魚。而祝得穀百車。以爲所持者約。所望者奢。豈不聞古人有獻一字而索千縑。得一詩而贈二婢者。較之荷包。其厚薄不大相懸殊乎。在世兄身爲都統。閱武操兵。軍士射中一箭。卽賞一銀牌。此賞罰嚴明之號令。平時用慣。故以待軍士者。移以待故人乎。須知有挾而求。孟子所戒。挾賢挾

貴且不可。而況於挾荷包乎。且荷包雖華。不過妾婢之手爪。詩雖劣。恰是老叟之精神。世兄以老叟之精神。易妾婢之手爪。是重妾婢而輕朋友也。若使世兄竟能捨都統之長槍大劍。而手執女子之一綫一針。親繡荷包見贈。則雖換隨園十首詩。亦下情所願。然而名將用兵。知己知彼。在僕不敢強男作女工。貽世兄以巾幗婦人之憤。在世兄豈可以阿瞞相待。欣欣然於小鞶囊也哉。閒居無俚。戲作駁數行。干犯麾下。如怒之。則荷包永遠絕望。如悔過。則荷包作速飛來。詩之有無。問荷包便悉。

與香亭

阿通年十七矣。飽食暖衣。讀書嬾惰。欲其知考試之難。故命考上元以勞苦之。非望其入學也。如果入學。便入江寧籍貫。祖宗邱墓之鄉。一旦捐棄。揆之齊太公五世葬周之義。於我心有戚戚焉。兩兒俱不與金陵人聯姻。正爲此也。不料此地諸

生竟以冒籍控官。我不以爲怨。而以爲德。何也。以其實獲我心故也。不料弟與紆亭大爲不平。引成例千言。赴訴於縣。我以爲真客氣也。夫才不才者本也。考不考者末也。兒過才。則試金陵可。試武林可。卽不試亦可。兒不才。則欲試金陵不可。試武林不可。必不試廢業而后可。爲父兄者。不教以讀書學文。而徒與他人爭閒氣。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。知子莫若父。阿通文理粗浮。與秀才二字相離尙遠。若以爲此地文風不如杭州。容易入學。此之謂不與齊楚爭強。而甘與江黃競霸。何其薄待兒孫。貽謨之可鄙哉。子路曰。君子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非貪爵祿榮耀也。李鶴峯中丞之女葉夫人慰兒落第詩云。當年蓬矢桑弧意。豈爲科名始讀書。大哉言乎。閨閣中有此見解。今之士大夫都應羞死。要知此理不明。雖得科名。作高官。必至誤國誤民。并誤其身而后已。無基而厚墉。雖高必顛。非所以愛之。實所以害之也。然而人所處之境。亦復不同。有不得不求科名者。如我與弟是也。家無立錫。

不得科名。則此身衣食無著。陶淵明云。聊欲絃歌。以爲三徑之資。非得已也。有可以不求科名者。如阿通阿長是也。我弟兄遭逢盛世。清俸之餘。薄有田產。兒輩可以度日。倘能安分守己。無險情贅行。如馬少游所云。騎款段馬。作鄉黨之善人。是卽吾家之佳子弟。老夫死亦瞑目矣。尙何敢妄有所希冀哉。不特此也。我閱歷人世七十年。嘗見天下多冤枉事。有剛悍之才。不爲丈夫而偏作婦人者。有柔懦之性。不爲女子而偏作丈夫者。有其才不過工匠農夫。而枉作上大夫者。有其才可以爲上大夫。而屈作工匠村農者。偶然遭際。遂戕賊杞柳。以爲桮棬。殊可浩嘆。中庸先言率性之謂道。再言修道之謂教。蓋言性之所無。雖教亦無益也。孔孟深明此理。故孔教伯魚。不過學詩學禮。義方之訓。輕描淡寫。流水行雲。絕無督責。倘使當時不趨庭。不獨立。或伯魚謬對以詩禮之已學。或貌應父命。退而不學。詩不學禮。夫子竟聽其言而信其行耶。不視其所以。察其所安耶。何嚴於他人而寬於兒

子耶。孟子則云。父子之間不責善。且以責善爲不祥。似乎孟子之子。尙不如伯魚。故不屑教誨。致傷和氣。被公孫丑一問。不得不權詞相答。而至今卒不知孟子之子爲何人。豈非聖賢不甚望子之明效大驗哉。善乎北齊顏之推曰。子孫者。不過天地間一蒼生耳。與我何與。而世人過於寶惜愛護之。此真達人之見。不可不知。有門下士因阿通不考。爲我怏怏者。又有爲我再三畫策者。余笑而應之曰。許由能讓天下。而其家人猶愛惜其皮冠。鷦鷯愁鳳凰無處棲宿。爲謀一瓦縫以居之。諸公愛我。何以異茲。韓柳歐蘇。誰是靠兒孫俎豆者。箕疇五福。兒孫不與焉。附及之以解弟與紆亭之惑。

答葉書山庶子

承示春秋指微。具見精識。駕啖助趙匡而過之。胡安定不足道也。第鄙意終覺春秋一書。斷非孔子所作。孔子自稱述而不作。作春秋。史官事也。夫孔子非史官。不

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焉有侵史官之權。而妄爲代作。曰知我罪我。儼然以素王自居。不但夫子不肯。魯之君臣及史官亦不能容也。且旣云筆則筆。削則削。游夏不能贊一詞矣。乃孔子絕筆於獲麟。而後之春秋。從哀公四十年起。直書至十六年孔子卒而後止。三年中是又何人之筆。何人所贊哉。可見魯自有史官。有春秋。不與孔子爲存亡也。書之可信者。莫如論語。論語載子之教人。則詩書執禮。自勉則五十學易。絕無半字及春秋。韓宣子聘魯。見易象與春秋。楚語莊王傳太子申叔時。教之以春秋。晉語稱羊舌肸習於春秋。是孔子之前。四方之國。有春秋久矣。或者孔子自衛返魯。正雅頌之餘。偶讀春秋而略加修飾。公穀所引有不修春秋之稱。是未可知也。而作則斷無之事。尤可笑者。盧仝高東三傳。獨抱遺經以究終始。然則天王狩於河陽。周襄王無故而遠狩於千里之外。隱桓二公皆被弑。而經皆書薨。是聖人之直筆。轉不若晉之董狐。齊之南史氏矣。亂臣賊子。又何所鑒戒而懼。

耶。

又

來札云。中庸填砌拖沓。敷衍成文。手筆去論語大學甚遠。尙不如孟子。是漢儒所撰。非子思作也。其隙罅有無心而發露者。孔孟皆山東人。故論事就眼前指點。孔子曰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。曰泰山其頽。孟子曰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挾泰山以超北海。就所居之地。指所有之山。人之情也。漢都長安。華山在焉。中庸引山稱華嶽而不重。明明是長安之人。引長安之山。此僞託子思之明驗。已無心而發露矣。眞可謂讀書得間。發二千年古人所未有。僕因之有論語之疑焉。陸象山先生曰。觀易詩書聖人手定者。方知編論語者頗有語病。初聞此言。似乎太妄。然平心玩之。亦似有理。大抵論語記言。不出一人之手。又其人非親及門牆者。故不無所見異詞。所傳聞異詞之累。卽如論管仲。忽而褒。忽而貶。學不厭。誨不倦。忽而自認。忽而不

居皆不可解。其叙事筆法。下論不如上論之樸老。如道千乘之國。弟子入則孝。兩章直起直落。不作虛冒架子。如下論則論仁。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。論政而曰尊五美。屏四惡。都先作一虛冒。如庾詞隱語。教人猜度。倘子張不問。則不知五者爲何行。五美四惡爲何事矣。其他如九思三戒三損三益三愆三畏。都是先加虛冒。開周禮九貢九賦之門。子見南子一節。子路何以不悅。夫子何至立誓。至今解說不明。足下亦曾議論及之耶。

答胡書集

來札道罷官後。香亭進規諫之詞。君大不喜。來質於僕。僕道規諫何妨。當在平日作官時。不當在今日罷官時。譬如甑已破矣。主人心緒不佳。旁人刺刺多言。可猶能修好而完善之哉。昔蘇子美答韓持國云。余於持國外兄弟也。急難不相救援。又於未安寧時。以義相琢磨。雖古人亦不能受。足下之憎香亭。毋乃類是。僕因之。

有感焉。儒行云。賢者之過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。既辨矣。而曰微。又曰不可面數。子貢問友。子曰。忠告而善道之。既忠告矣。又必善爲開導。可見聖人體貼物理人情。不可直行而徑遂。謝幼輿好佩紫香囊。謝太傅以叔父之尊。不忍傷其意。僞與奕勝。取而焚之。滕達道在范希文幕中。迷戀一妓。希文不肯傷其意。召妓痛飲。滕公使大醉。而置一舟送妓遠歸。香亭能知昔賢所爲。其或免於君子之譏乎。

答奇方伯

家人從吳下歸。得接手書。含笑開函。春風滿紙。一番矜寵衰翁之意。情見乎詞。賜以文竹小几。使偃僂榻上。得所憑依。賜以龍井芽茶。使舌本留甘。無虞消渴。恩俱來于望外。感愈結於心中。東望吳雲。可勝額手。比來紫菊初花。黃雲滿野。閣下領東南之財賦。見村落之倉箱。喜可知也。枚有感於相士之言。今年爲兩兒分家。將著作纂定。閉戶卻掃。靜待考終。不料暮景頽光。又偷度一番寒暑。起居眠食。依舊

如初。似乎苦雪殘冬。泰山主簿。未必催程速駕。求其故而不得。或是貴人有奪命之權。明公愛之欲其生。蒼蒼者曲體明公之意。特留此白頭宮女。談說開元。當作吹竹彈絲。使娛左右耶。明春倘蒙福蔭。老物猶存。將踐孫令宜廉使同遊天台之約。非爲天台也。希圖舟泊胥門。一望見仁人顏色也。凡人無過分之想。則處世不願其長。有未報之恩。則處世又愁其短。枚年垂八十。了盡塵緣。儘可懸崖撒手。而無如回憶栽培。終不能如草木之無知也。爲喚奈何。

答法學士

北雁南飛。德音頒到。輓詩五首。天機清妙。足冠羣言。第留之之意多。而送之之意少。未免遠客將歸。翻增依戀。古人論晝夜之道。子貢曰。大哉死乎。君子息焉。小人伏焉。列子則曰。當生而生福也。當死而死福也。列子之言。較勝一籌。僕自計平生。躊躇滿志。今年考終。未爲非福。以故靜以俟之。不料白髮光陰。又到黃花時節。秋

來起居眠食。平善如初。幾有星隕少微。吳中名士求死不得之苦。然而神明頓衰。一卷未終。恍已忘其姓氏。片文屢過。終不記其偏旁。此樹婆娑。生意盡矣。學士詩中有我到公年。拜公側之言。蒲柳春秋。何足挂齒。而蒼松翠柏。乃欲相約齊年。何言之謙而望之奢也。倘公年如僕。僕身尙存。恐亦不言不語。將被子孫供養入雞窠矣。其能如西河寶公。上周官大司樂一章哉。其能如薊子訓。重到東瀾城邊。摩挲銅狄哉。多壽則多辱。故雖感雅意而終想卻之。卻之爲不恭焉。或者僕受公知。不得與公相見。亦是人間一缺陷事。文章有神。兩美必合。天欲補二人之憾。將使公持節擁旄。來振南邦文教。暫留老身以俟君子。未可知也。企予望之。

答嚴東有

接手教并程氏銀信。委僕轉交。同居一室而取證。逢公避嫌非賢者事。謹厚者亦復爲之耶。僕則不能。遣一蒼頭致之而已。江左奇荒。田無寸草。加以耳根不淨。如

書巢魚門兩眷屬之慘慘叫號者。時有聲聞。古樂府云。黃禾起羸馬。有錢始作人。又曰。錢錢何難得。古人非欺我也。華札數行。旁行斜上。有匆匆草草之形。想河務殷繁。賢勞甚矣。深爲懸念。最妙者在百忙中。猶爲不薦劉郎一節。辨口嚶嚶。似有半糠蔽目一蚋齧膚之累。僕誠過矣。雖然。虞翻向伯符云。翻是明府家寶。不可示人。亦是古人高義。較之卓茂攘牛。不疑盜嫂。受誣尙小。頗可包羞。必欲拒而不受。何太乏汪汪之量耶。古之人有毀之而孟嘗之名著。怒之而齊王之疾瘳者。所謂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。僕老去無俚。污君以自娛。且欲使劉季聞之。竊喜自負。所謂心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也。君毋尤焉。蒙賜生地四斤。使陰重客陽虛侯俱獲其益。感何可言。

與林遠峯書

王西林歸。僕問足下近况。據云一貧徹骨。仗渠爲將伯之助。才得買舟渡江。僕心

疑之。足下家口不多。修俸不薄。似可不至於斯。因憶蔣立厓有借君百金。一旦揮盡之語。嘻。遠峯過矣。周公贊周易節卦曰。不節若。則嗟若。孔子曰。奢則不遜。儉則固。與其不遜也。寧固。所謂不遜者。非必玉杯象箸。日食萬錢之謂也。貪豪俠之名。作不自量之事。或驕花寵柳。而輕擲纏頭。或舍己從人。而自夸慷慨。是皆不遜之甚者也。試觀史記游俠傳中。獲保首領以沒者。有幾人哉。孔子愛顏淵。哭之至慟。及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。則毅然不可。非愛顏淵不如愛車也。師生分在。使夫子徒行。亦顏淵在九泉心所不安也。觀下文不肯厚葬顏淵。委罪於二三子。而君子愛人以德之心。愈覺分明。子華使齊。使之者夫子也。理當酬勞。其母在堂。理當助養。乃夫子寂然視同路人。直待冉子一請再請。而僅僅與釜與庾。勉強酬應。惜粟如金。於是冉子悻悻然有大不滿先生之意。而與之粟五秉。不特卹公西華。直以愧夫子也。其時旁觀者亦必以冉子爲仗義疎財。夫子爲出納之吝。眞乃師不必

賢於弟子矣。於是聖人不得不申明周急不繼富之義。而撰論語者。又記得夫子有與原思粟九百。將兩事合而記之。然後知聖人用財早有定見。請之而不與。辭之而必與。其至精至當處。非賢者所知。使當日夫子學冉有與子華粟五秉。則他日亦必不能與原思粟九百矣。何也。用其所不當用。必不能用其所當用也。僕老矣。閱世六十餘年。常見好殺人者。天必報之以死。好用錢者。天必報之以窮。此一定之效。絲毫不爽者也。然或花費己身所賺之錢。其過猶小。若用祖父之錢與他人之錢。其過尤大。何也。祖父之財。未必皆貪官污吏刼取而來之物。在祖父辛苦經營以貽之。在子孫視若土苴以散之。不孝甚矣。若他人之財。則物各有主。天子不能奪陶朱之財。以與黔婁。聖人不能取子華之裘馬。以與原憲。而足下乃欲借他人之財。以逞欲而沽名。是權過天子。惠過聖人。劫他人之股。以行孝。不特不仁。且不義不智矣。老友程魚門家資六萬。不過好買書籍。好贈朋友。而二十餘年中。

家產蕩盡。至於逋負山積。身死秦中。賴秋帆先生爲歸其柩。養其遺孤。今煢煢然朝不保暮。在魚門當日。並不在酒場歌席妄費一錢。而手滑心慈。遂至累人累己。所謂好仁不好學。其蔽也愚。至今感之者少。嗤之者多。立厓訾足下認借爲贈。不償所負。向余曉曉。余答之曰。遠峯之非百喙莫贖。固也。然足下交遠峯未一載。而遽然脫手百金。是足下亦一遠峯也。以遠峯遇遠峯。宜其交好不終。記曰。君子不盡人之歡。不竭人之忠。以全交也。此就一面說也。若就兩面說。則君子有歡而不使人盡。有忠而不使人竭。其所全之交不更多乎。立厓亦齷然不能答也。莊子曰。其赴義若熱者。其去道必疾。邵堯夫曰。行善固好。然必須自顧力量。鄂文端公曰。不要錢原非異事。太要好也是私心。此數語深中足下之病。故因西林來而爲此忠告。

答彭賁園先生

先生當代耆英。長枚三歲。學問之淵雅。詞翰之清新。實爲東南領袖。乃慄然意下于山中一叟。若有所惓惓於心而不能自釋者。大學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其斯之謂歟。悔壬寅春在敝親家紅泉書屋小住六日。而竟不及一訪名賢。所謂渡江不見劉元城。過泗州不見大菩薩。真人生恨事。但未知其時已解組歸否。枚平生愛詩如愛色。每讀人一佳句。有如絕代佳人過目。明知是他人妻女。於我無分。而不覺中心藏之。有忍俊不禁之意。此隨園詩話之所由作也。區區樂善之懷。竟被先生獎許。可謂劉君知我。勝我自知。惟是兩人年俱八旬。神通而形隔。後會茫茫。元微之詩云。垂老相逢漸難別。大家期限各無多。夫見而作別。尙且爲難。而況於未見乎。或者絮果蘭因。終能會合。否則海天兜率。尙有前期。情到難堪。又不得不作轉語聊以自寬也。先生以爲然否。附上代梓故人胡書巢何南園詩集二本。伏希省覽。